

繪圖
前漢通俗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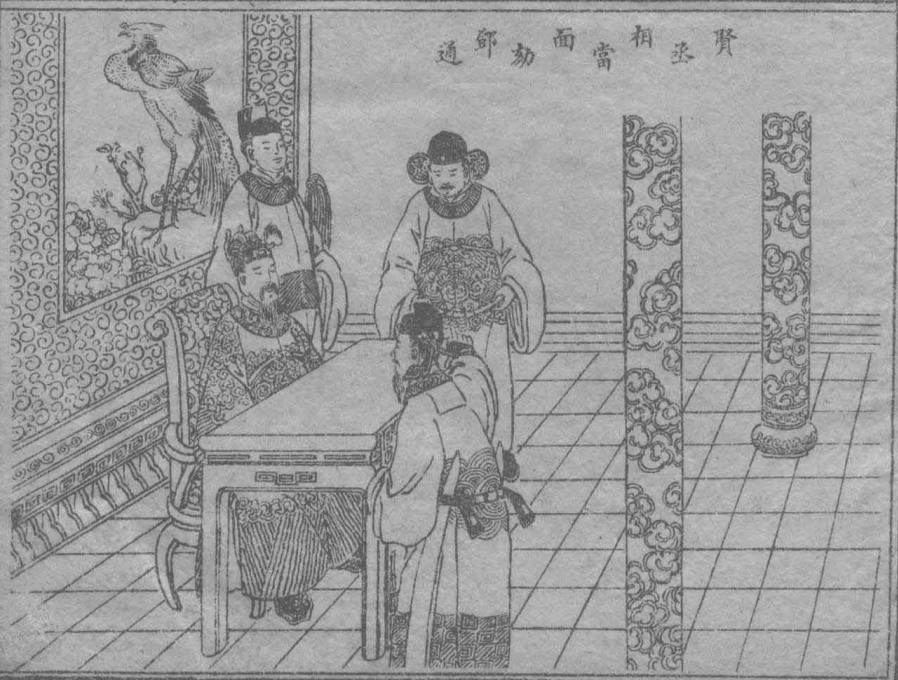
趙秦
唐鑑署

第六冊

老郎官祀顧敕魏尚



賢丞相當面勅鄧通



爭棋局吳太子亡身



肅軍營周亞夫守法



心 嘔 血 氣 死 申 屠 嘉



主 謀 變 起 吳 王 濞



信袁表 詭新御 史



遇趙涉依議出奇兵



平叛軍太尉建功



保爵王
降封
乞命



王美
人有
緣終
作后



采太
子廢
復蒙
冤



索罪
犯曲
全介
弟



賜肉食
戲弄條侯



策三進生董帝嗣



應主召申
公陳兩言



迎 母 姊 親 馳 駕 御



訪 公 主
喜 遇
歌 姬



因禍為福仲卿得官



寓正於諸東方善辨



增補前漢通俗演義卷六

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顏救魏尚

賢丞相當面劾鄧通

却說文帝既赦淳于意，令他父女歸家。又因緹縈書中有刑者不可復屬一語，大為感動，遂下詔革除肉刑。詔云：

詩曰：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今人有過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。或欲改過為善，而道無繇至。朕甚憐之。夫刑至斷肢體，刻肌膚，終身不息，何其痛而不德也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！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

丞相張蒼等奉詔後，改定刑律。條議上聞，向來漢律規定肉刑，約分三種：一為黥，就是面上刻字；二為劓，就是割鼻；三為斷左右趾，就是把足趾截去。經張蒼等會議改制，乃是黥刑改充苦工，罰為城旦舂。

城旦即旦夕，字城見前註。

劓刑改作笞三百，斷趾刑改作笞五百。文

帝並皆依議。嗣是罪人受刑，免得殘毀身體。這雖是文帝的仁政，但非由孝女緹縈上書。文帝亦未必留意及此，可見緹縈不但全孝，并且全仁。小小女子，能做出這般美舉，

怪不得千古流芳了。

極力闡揚

後來文帝聞淳于意善醫，又復召到都中，問他學自何師，治

好何人，俱由意詳細奏對。計除尋常病症外，共療奇病十餘人，統在齊地。小子無暇具錄。看官試閱史記中倉公列傳，便能分曉。倉公就是淳于意，意曾為太倉令，故漢人號

為倉公。詔分兩頭。且說匈奴前寇狄道。掠得許多人畜。飽載而去。見前文帝用龍錯計。

移民輸粟。加意邊防。纔算平安了兩三年。至文帝十四年冬季。匈奴又大舉入寇。騎兵

共有十四萬衆。入朝那。越蕭關。殺薨北地都尉孫印。又分兵入燒回中宮。宮係奉時所建前鋒

徑達雍縣甘泉等處。警報連達都中。文帝亟命中尉周舍。郎中令張武。並為將軍。發車

千乘。騎卒十萬。出屯渭北。保護長安。又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。寧侯魏遼為北地

將軍。隆慮侯周寵為隴西將軍。三路出發。分戍邊疆。一面大閱人馬。申教令。厚犒賞。准

備御。駕親征。羣臣一再諫阻。統皆不從。直至薄太后聞悉此事。極力阻止。文帝只好順

從母教。罷親征議。另派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。率同建成侯董赤。內史繁布。領着大

隊。往擊匈奴。匈奴侵入塞內。騷擾月餘。及聞漢兵來援。方拔營出塞。張相等馳至邊

境。追躡番兵。好多里不見胡馬。料知寇已去遠。不及邀擊。乃引兵南還。內外解嚴。文帝

又覺得清閑。偶因政躬無事。乘輦巡行。路過郎署。見一老人在前迎駕。因即改容敬禮。

道。父老在此。想是現為郎官。家居何處。老人答道。臣姓馮。名唐。祖本趙人。至臣父時始

徙居代地。文帝忽然記起前情。便接入道。我前在代國。有尚食監高祛。屢向我說及趙

將李齊。出戰鉅鹿下。非常驍勇。可惜今已沒世。無從委任。但我嘗每飯不忘。父老可亦

熟悉此人否。馮唐道。臣素知李齊材勇。但尚不如廉頗李牧呢。文帝也知廉頗李牧。是

趙國良將。不由的撫髀歎息道。我生已晚。恨不得頗牧為將。若得此人。還怕甚麼。匈奴道言未絕。忽聞馮唐朗聲道。陛下就是得着頗牧。也未必能重用哩。這兩句語惹動文帝。怒意立即掉轉了頭。命駕回宮。既到宮中。坐了片刻。又轉想馮唐所言。定非無端瑯突。必有特別原因。乃復令內侍召唐入問。俄頃間唐已到來。待他行過了禮。便開口詰問道。君從何處看出。說我不能重用頗牧。唐答道。臣聞上古明王。命將出師。非常鄭重。臨行時必先推轂。屈膝與語道。聞以內聽命寡人。聞以外聽命將軍。軍功爵賞統歸將軍處置。先行後奏。這並不是空談所比。臣聞李牧為趙將。邊市租稅統得自用。饗士犒卒。不必報銷。君上不為逆制。所以收得竭盡智能。守邊却虜。今陛下能如此信任麼。近日魏尚為雲中守。所收市租盡給士卒。且自出私錢。宰牛置酒。徧饗軍吏舍人。因此將士効命。戮力衛邊。匈奴一次入塞。就被尚率眾截擊。斬敵無數。殺得他抱頭鼠竄。不敢再來。陛下却為他報功不實。所差敵首只六級。便把他褫官下獄。罰作苦工。這不是法太明。賞太輕。罰太重麼。照此看來。陛下雖得廉頗李牧。亦未必能用。臣自知愚戇。冒觸忌諱。死罪死罪。老頭子却是挺硬說着。即免冠叩首。文帝却轉怒為喜。忙令左右將唐扶起來。命他持節詣獄。救出魏尚。仍使為雲中守。又拜唐為車騎都尉。魏尚再出鎮邊。匈奴果然畏威不敢近塞。外此邊防守將。亦由文帝的量選用。北方一帶復得少安。自從文帝

嗣位以來至此已有十四五年。這十四五年間除匈奴入寇外。只濟北一場叛亂。旬月

即平。就是匈奴為患。也不過騷擾邊隅。究竟未嘗深入。而且王師一出。立即退去。外無

大變。內無大役。再加文帝蠲租減稅。勤政愛民。始終以恭儉為治。不敢無故生風。所以

吏守常法。民安故業。四海以內晏然無事。好算是承平世界。浩蕩乾坤。原是漢朝全盛時代但文

帝一生得力。是抱定老氏無為的宗旨。就是太后竇氏亦素好黃老家言。母子性質相

同。遂引出一兩個旁門左道。要想未逢迎上意。微寵求榮。有孔即鑽。好似寄生蟲一般有一個魯人

公孫臣。上言秦得水德。漢承秦後。當為土德。土色屬黃。不久必有黃龍出現。請改正朔。

易服色。一律尚黃。以應天瑞云云。文帝得書。取示丞相張蒼。蒼素究心律曆。獨謂漢得

水德。公孫臣所言非是。兩人都文帝擱過不提。偏是文帝十五年春月。隴西的成紀地方。

競稱黃龍出現。地方官吏未曾親見。但據着一時傳聞。居然奏報。文帝信以為真。遂把

公孫臣視作異人。說他能預知未來。召為博士。當下與諸生申明土德。議及改元易服

等事。並命禮官訂定郊祀大典。待至郊祀禮定。已是春暮。乃擇於四月朔日。親幸雍郊。

祭祀五帝。嗣是公孫臣得蒙寵眷。反將丞相張蒼疎淡下去。古人說得好。同聲相應。同

氣相求。有了一個公孫臣。自然倡予和汝。生出第二個公孫臣來了。當時趙國中有一

新垣平。生性乖巧。專好欺人。聞得公孫臣新邀主寵。便去學習了幾句術語。也即跑至

長安詣闕求見。文帝已漸入迷團。遇有方士到來。當然歡迎。立命左右傳入。新垣平拜謁已畢。便信口胡謔道。臣望氣前來。願陛下萬歲。文帝道。汝見有何氣。平答道。長安東北角上。近有神氣氤氳。結成五采。臣聞東北為神明所居。今有五采雲聚。明明是五帝呵護。蔚為國祥。陛下宜上答天瑞。就地立廟。方可永仰神庥。文帝點首稱善。便令平留居闕下。使他指示有司。就五采會集的地址。築造廟宇。供祀五帝。平本是捏造出來。有什麼一定地點。不過有言在先。說在東北角上。應該如言辦理。當即偕同有司。出東北門。行至渭陽。疑神疑鬼的望了一回。然後揀定寬敞的地基。興工築祠。祠宇中共設五殿。按着東南西北中位置。配成青黃黑赤白顏色。青帝居東。赤帝居南。白帝居西。黑帝居北。黃帝居中。也是附會公孫臣的妄談。主張漢為土德。是歸黃帝暗裏主持。況且宅中而治。當王者貴。正好湊合時君心理。藉博歡心。好容易造成廟貌。已是文帝十有六年。文帝援照舊例。仍俟至孟夏月吉。親往渭陽。至五帝廟內祭祀。祭時舉起燿火。煙焰衝霄。差不多與雲氣相似。新垣平時亦隨着。就指為瑞氣相應。不若徑說神氣引得文帝欣慰異常。及祭畢還宮。便頒出一道詔令。拜新垣平為上大夫。還有許多賞賜。約值千金。於是使博士諸生。摘集六經中遺語。輯成王制一篇。現今尚是流傳。列入禮記中。禮記中王制

制以後便是月令一篇內述五帝司令事想亦為此時所編

新垣平又聯合公孫臣。請仿漢唐古制。行巡狩封禪禮

儀。文帝復為所惑，飭令博士安議典禮。博士等酌古斟今，免不得各費心裁。有需時日。

文帝却也不來催促，由他徐定。一日駕過長門，忽有五人站在道北，所着服色各不相同。

正要留神細瞧，偏五人散走五方，不知去向。此時文帝已經出神，暗記五人衣服，好似分着青黃黑赤白五色，莫非就是五帝不成？因即召問新垣平。

平連聲稱是。本曹評周便即

稱是明明是文帝乃命就長門亭畔築起五帝壇，用着太牢五具，望空致祭。已而新垣

平又詣闕稱奇，說是闕下有寶玉氣，道言甫畢，果有一人手捧玉杯，入獻文帝。文帝取

過一看，杯式也不過尋常，惟有四篆字刻着，乃是人主延壽一語，不禁大喜，便命左右取

出黃金賞賜來人。且因新垣平望氣有驗，亦加特賞。平與來人謝賜出來。又是一種好交易

帝竟將玉杯當作奇珍，小心攜着入宮收藏去了。平見文帝容易受欺，復想出一番奇

語，說是日當再中看官試想。一天的紅日東現西沒，人人共知，那裏有已到西邊轉向

東邊的奇聞。不意新垣平瞎三話四，居然有史官附和，報稱日却再中。想是有揮戈文近日的神技

帝尚信為真事，下詔改元，就以十七年為元年。漢史中叫做後元年。元日將屆，新垣平

復構造妖言，進白文帝，謂周鼎沉入泗水，已有多年。見第一卷現在河決金隄，與泗水相通。

臣望見汾陰有金寶氣，想是周鼎又要出現，請陛下立祠汾陰，先禱河神，方能致瑞等語。說得文帝又生痴想，立命有司鳩工庀材，至汾陰建造廟宇，為求鼎計。有司奉命興